

魏 晋

王升◎著



那些人 那些事 一直在我们身边

W E I J I N F E N G S H A N G Z H I

风尚志



古吴轩出版社

一直在我们身边



王升◎著

魏晋风骨志



所谓名士·所谓风流·无关风月·惟风骨矣

古吴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魏晋风尚志 / 王升著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80733-599-3

I. ①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知识分子—中国—魏晋
南北朝时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D691.7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3926 号

策 划: 何科汶
责任编辑: 李 蓓
见习编辑: 赵 妮
特约编辑: 胡伟叶
装帧设计: 荆棘设计

书 名: 魏晋风尚志

著 者: 王 升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

邮编: 215006

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 E-mail: gwxcbs@126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4.5

版 次: 2011年4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33-599-3

定 价: 29.80元

目 录

- 壹·壹 乱世野坟哭悠悠 / 1**
一 乱世痴儿 / 1
二 放浪形骸 / 7
- 壹·贰 酒罢挥剑斩樊笼 / 14**
一 士人嗜酒 / 14
二 借酒抗礼 / 18
- 贰·壹 勒马踟蹰儒道口 / 21**
一 苦难社会 / 21
二 生命皈依 / 25
- 贰·贰 风云变幻帝王家 / 28**
一 曹门三杰 / 28
二 司马三帝 / 34
- 叁·壹 君子之交淡如水 / 39**
一 嵇康托孤 / 39
二 异类叔侄 / 45
三 仕场交际草 / 47
- 叁·贰 莲花频灿舒舌蕾 / 51**
一 魏晋玄学 / 51
二 清谈之风 / 58

- 肆·壹 云袖花靴诗中仙 / 64
- 一 诗的面纱 / 64
 - 二 冰心诗魂 / 68
- 肆·贰 怀古忧世究人伦 / 73
- 一 魏晋文风 / 73
 - 二 言由心生 / 77
- 伍·壹 飘似浮云矫若龙 / 82
- 一 魏晋书法 / 82
 - 二 兰亭世家 / 86
- 伍·贰 铁画银钩引神涎 / 91
- 一 魏晋绘画 / 91
 - 二 美若洛神 / 96
- 陆·壹 犹恍天籁萦千古 / 99
- 一 魏晋音乐 / 99
 - 二 广陵散歿 / 104
- 陆·贰 东篱菊下锄花泥 / 108
- 一 隐逸之风 / 108
 - 二 五柳先生 / 113

柒·壹 铁衣猎猎清风拂 / 119

- 一 竖子成名 / 119
- 二 迎风摆柳 / 122
- 三 经世治国 / 126

柒·贰 魏晋士人爱科学 / 130

- 一 科学时尚 / 130
- 二 科学自娱 / 134
- 三 恐怖瘟疫 / 137
- 四 军工科技 / 140

捌·壹 不恋亭榭居草舍 / 144

- 一 隐士之风 / 144
- 二 拥抱自然 / 149

捌·贰 青瓷褐漆篆石碑 / 152

- 一 魏晋纺织 / 152
- 二 魏晋陶瓷 / 156
- 三 魏晋首饰 / 158

玖·壹 胡麻汉羹一锅端 / 160

- 一 民间饮食 / 160
- 二 宫廷饮食 / 163
- 三 极端吃风 / 165

玖·貳 子孝弟悌世同堂 / 170

一 孝悌之风 / 170

二 和峤生孝 / 172

三 王戎死孝 / 176

拾·壹 体秀貌美风流骨 / 180

一 檀奴潘安 / 180

二 看杀卫玠 / 187

拾·貳 挥鞭逐鹿安江南 / 191

一 静如处子 / 191

二 动若脱兔 / 196

拾壹·壹 巾帼须眉竞比高 / 202

一 妇女解放 / 202

二 机巧才女 / 208

三 爱我一个 / 212

拾壹·貳 纵情何须衣蔽体 / 215

一 服饰风格 / 215

二 服饰文化 / 220

乱世野坟哭悠悠

一 乱世痴儿

魏晋乱世一个痴儿的故事，或许应该从公元 675 年中国江西南昌赣江滨的一场豪门饮宴说开去。

此时恰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——初唐时代。经历了大唐开国后两代人的励精图治，这时候的中国，已经是雄踞东亚大陆的最强帝国。其治下的中国百姓，早已告别了之前数百年南北分裂战乱的苦难，享受着和平繁荣的生活。这时代的中国人，即使是最普通的老百姓，比起先前魏晋南北朝时代烽火连天的苦难岁月，可以说是“生在红旗下，长在蜜罐中”。

这场饮宴的成员，就是那些“长在蜜罐中”的上等人。参加宴会的每一个人，都有不同凡响的显赫背景，或是豪门贵族家的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，或是享誉当时的“时尚文化人物”，再就是政坛地位显赫的名流们。饮宴的地点，是一座历经十数年竣工的豪华楼宇，饮宴的主持人，就是当时江西

的父母官——洪州牧阎伯屿。这是一场高档次的聚会。

既是高档次的聚会，必有高档次的主题：为这栋新落成的豪华楼宇，写一篇高品质的文章。这是唐朝“上流社会”的聚会风俗，也是才子们一展身手的时候。写好了一夜成名，甚至名垂青史，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残酷。这么重大的主题，早已“内定”了人选：洪州牧都督阎伯屿的女婿。人家尽了东道，自然要给面子不是？所以饮宴开始后，阎伯屿虚情假意地邀请来宾们挥毫泼墨，来宾们也虚与委蛇地婉言谢绝，一心就等着阎伯屿的乘龙快婿出风头了。都是场面上的人，得识相。

然而世事总有意料之外，却还真有个不识相的年轻人。阎伯屿邀请到他那里，非但不婉言谢绝，反而大模大样的挥毫泼墨。这么不上路，自然招了众怒。年轻人穿着寻常，大家高谈阔论的时候，不显山不露水，也不知什么来路。但再有来路，不上路也要挨骂的。阎伯屿嘴里不说，来宾们却看不过去了，年轻人写一句，围观群众就嘘一句，再华丽的辞赋，也鸡蛋里挑骨头似的找毛病，从开头一直找到中间。年轻人接着写，背后的挑刺声愈高，恼火女婿出不了风头却还要保持风度的阎伯屿，脸就拉得越长。

直到写下这一句的时候，宴会全场如刹那间断了电似的一般哑然。半天不见动静，先前的挑刺声尽皆失语，方才脸拉得比马脸长的阎伯屿，登时改容易色，细细回味良久，却忽而拍案叫绝：千古名句，真千古名句也！

然后，就看着来宾们也纷纷噤声，自觉不自觉地反复低语，细细回味着这千古名句：孟尝高洁，空怀报国之心，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。

这场因为一个年轻人“不识相”而横生波折的饮宴，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：这座落成竣工的豪华楼阁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滕王阁。这个“不识相”的年轻人，就是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唐朝诗人王勃。这段“不识相”却成为千古名篇的文章，就是今天依然载入中学语文课本的《滕王阁序》。

然而佳话之外，却同样牵出了一位痴儿。那句让全场来宾改容易色的名句，之所以引来击节叫好声如潮。不止因为王勃生花的妙笔，更因为刹那之间，他引起了唐朝人对一位先人的思念：那位表面“猖狂”，却“穷途之哭”的痴儿——阮籍。

性格孤傲的王勃，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人，倾注这般深情的笔墨。“生在蜜罐里”的唐朝人，为何在时过境迁数百年后，对他有如此深切的怀念。其实，与其说怀念阮籍这个人，不如说是怀念魏晋这样一个富有独特魔力的时代，怀念在那政治血雨腥风，天下战乱流离的硝烟中，深藏的特立独行的自由精神。拥有这一切的魏晋，就好像是记忆海洋上一座神秘的岛屿。特立独行的阮籍，就是当后人再回首，寻觅这一座岛屿时，所能看到的第一盏明亮的灯塔。

阮籍，字嗣宗，河南陈留人。魏晋名士中的杰出“通才”，在哲学、音律、诗词创作等方面，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贡献。魏晋“竹林七贤”，他是其中之一，更是旗帜性人物。

比起他在各类文学体裁中的造诣，乃至他留给后世的传世思想。他在后人中比较出名的，就是他的“猖狂”。如果历史好比电影，就像是说到黑白革命战争片里的汉奸，我们会想到葛存壮，说到革命战士的威武不屈，我们会想到童香玲，说到流传后世的“魏晋风度”，尤其是其中的放荡不羁，天马行空，后人脑海里第一个闪现的，也无疑是阮籍。在那一代魏晋士人中，他是一位极度高光的明星。当然，更是一位很“猖狂”的明星。

如果单看阮籍的身世，他真是想不猖狂都难。阮籍的父亲，就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，那是三国时期与曹家三父子齐名的文学英杰。说起这个人的一些事，不难看出阮籍后来的“猖狂”，着实是有遗传的。阮瑀早年得到曹操赏识，欲请他出来做官，但阮才子眼光甚高，反瞧不上曹操，几番邀请都说不上，直把曹操最后逼急了，派兵将阮瑀隐居的山林团团包围，大手一挥放火烧山，才把阮瑀逼了出来。被逼出来的阮瑀，到了曹操身边，却时刻不忘“装逼”，即便是和曹操说话，也时常语气犯冲，动不动就是“我

比你懂”的气概。号称“奸雄”的曹操哪受得了这个气，找机会就要杀杀他的傲气。终于机会找到了：一日曹操饮宴，故意把阮瑀安排在乐队之中，在那个年代，乐队属于下九流职业，是士人瞧不起的低贱活，让阮瑀进乐队演奏，其实就是在大庭广众下当众羞辱他。这种做法，在那年头摊上脸皮薄的，不羞愤自杀，也得气得吐血。可阮瑀的脸皮却着实厚，见状非但不恼，反而大摇大摆得坐下来演奏，一曲绕梁妙音，直把众人听得如醉如痴，特别是他弹唱的“奕奕天门开，大魏朝天运”一句，把原本恼火无比的曹操，顿时哄得心花怒放，当场任命阮瑀做司空谋祭酒，这个职务相当于曹操本人的机要秘书。从此以后，曹操的手书、檄文，大多都是出自阮瑀之手。先装逼，再忍辱，最后示好，猖狂的阮瑀，用他一气呵成的连贯动作，谋来了一个好出身。

虽然有这样的一个猖狂爹，但阮籍从小的命却苦得很，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从小生活清贫，却毫不认命，发奋读书。在刻苦和才学两条上，颇有他父亲当年的影子，而在猖狂这点上，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青出于蓝了。阮瑀当年装逼，不过是冲曹操本人，阮籍却连古人都不放过，甚至还专挑大人物，比如他最著名的，就是游览广武山。这是当年楚汉战争时期的遗址，发生过那场决定中国统一命运的大会战。古往今来，不断有人在这里缅怀往事，咏叹情怀，大多都是慨叹那段历史的悲壮惨烈，要么就是神往当年英雄的风姿。可换到年轻气盛的阮籍身上，却大大咧咧地把古人全否了。青山绿水间慨然高呼：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。横扫天下的刘邦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，到了他眼里全成了流氓孩子。这份猖狂，即使在当时人眼里，也简直是自恋得没边。

一个连古人都鄙视的人，自然是逮谁鄙视谁，从年轻时候开始，阮籍就是一个狂得没边的人。当时的魏晋士人，经常有各种类型的聚会，年轻的阮籍也经常参加，到了就指点江山，对当时流行的儒学主流思想，更是听一句骂一句，要有人敢和他辩论，那可来了精神，滔滔不绝几天几夜，半句重样的都没有。按照《晋书》的记录，他当时的行为，简直是“神经”

得可以。经常驾着马车到处乱窜，不知道要去哪里，直到跑得没路了，才号哭一场回来。这种行为，大体就和现代人开着豪车在城市里酒驾一样，搞不好还要被“人肉搜索”。放在魏晋时代，更是特立独行的举动了。他从年轻时候就饮酒，每次饮宴，都必定要喝个酩酊大醉回来。甚至回到家也继续喝，人家找他讨论工作，他边听边喝，轮到他发言了，却见他已经鼾声如雷了。有时候喝高了，还不忘去玩玩行为艺术，要么是光着膀子在城市里大呼小叫，要么就是披头散发地弹琴，他音律事业上的杰出成就，相当多都是这么搞出来的。关于这些行为，现代的历史书中，大都是赞美声一片，有说他对抗封建礼教的，有说他思想高洁的，但放在那时代，如此猖狂加神经，基本就是一个十足的“非主流”。

不管在哪个时代，“非主流”都是不招人喜欢的，“非主流”的阮籍，凭他的这些行为，在后世中火了，但火的原因，却不仅仅是“非主流”这么简单。今人说到阮籍，常喜欢引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那一句“阮籍猖狂”，但关于这句的前后内容，却基本选择性失明了。其实，那另外的两句话，才是阮籍真实命运的缩影。

首先就是前面一句：孟尝高洁，空怀报国之心。

这句话看似和阮籍八竿子打不着，其实却渊源颇深。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，从体裁上讲属于骈体文。按照骈体文的写作规矩，相互的两句，表达意思要统一，语言要对仗工整。王勃所写的孟尝君空怀报国之心命运，也因此同样指代了另一个人：阮籍。

现代人说到阮籍，往往给他头上加一大堆荣誉：比如学问家、音律家，甚至现代许多“非主流”也来凑热闹，非要给他加一个“行为艺术家”。其实这家那家，于阮籍而言，可以说“神马都是浮云”，真正贯穿他人生始终的，是一个深藏心灵的理想：报国！

这一条，从阮籍早年猖狂的挑衅刘邦、项羽，就可看出几分端倪：所谓“时无英雄”的慨叹，不止是挑战古人，更有自比当今的气魄。既然刘邦、项羽都不是英雄，那么能做英雄的，自然就只有自己了。这不止是一个年

轻人的张狂，更是一个热血青年的理想。

但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比起时无英雄的楚汉之争来，阮籍却没有赶上好时候。从他年轻时候开始，一度牛气哄哄的曹魏王朝，却早已未老先衰。曹家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，被新兴的司马家族日益把持大权。阮籍年轻的时候，正是曹氏宗族的大将军曹芳，与权臣司马懿父子争权夺利到白热化的时代。内部倾轧连环，多少人仅仅因为站错了队，顷刻间就死于非命。这种环境下，说报国容易，可关键是报给谁？曹芳曾经非常赏识阮籍，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，都被阮籍拒绝了。这并不是像他父亲一样装逼，而是实在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。事实果然如阮籍所料，曹芳确实是扶不起的阿斗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就让司马懿杀的片甲不留，当时曹芳的宗族大都被司马家族屠戮，更借机株连士人无数，之后从司马懿到司马昭，中国北方一直处于高压政治中，说错一句话，乃至跟错一个人，杀身之祸是说来就来。比如阮籍的好友嵇康，就是这样死于非命的。

这样的政治环境下，士人阶层自然人人自危，纷纷想出各种办法来避祸，有醉心于业余生活的，有远离政治中心到处游山玩水的，放到阮籍身上，也就剩了一种选择：装狂。选择一种“非主流”的生活方式，让他的“非主流”，狂到地球人都知道。这一招，其实他的父亲也用过，当年曹操征召的时候，阮瑀并非不知道凶险，所谓的先装逼，再忍辱，最后示好，其实是把握住了曹操的心脉，给曹操卖命没问题，关键要卖个好价钱，在正确的时间地点，赶上曹操最正确的心情，得到他最正确的任命。遗传到阮籍身上，卖个好价钱不指望了，保身才是第一，担惊受怕，小心翼翼，那不是人过的日子，所谓物极必反，猖狂示于人，反而是一种最好的保护自己的手段。就像一只弱小的刺猬，给全身披上一身刺一样，猖狂就是阮籍保护自己的刺。

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猖狂一生的阮籍，在放荡不羁中，却也深藏着深深的痛苦，一个青年时代励志要超越前人，成为英雄的人，在高压的

政治环境下，却不得不隐藏起昔日的雄心壮志，其中的愤懑可想而知。先前说的他醉酒，故意当着同僚的面呼呼大睡，其实是为了避免祸从口出。至于他在城乡飙车，走到无路的时候嚎哭而回。啼笑皆非中，却更深藏着壮志难酬的苦痛。驾车的路是无路可走的，生活的路又去何处找寻呢？

所以有了王勃那一句深深的叹息：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。猖狂的外表下，绝不是潇洒的心，而是积郁一生的深深苦痛，理想幻灭的无奈与悲伤，得过且过却不甘心的内心挣扎，恰如那首他著名的诗：夜中不能寐，起坐弹鸣琴。薄帷鉴明月，清风吹我襟。孤鸿号外野，翔鸟鸣北林。徘徊将何见，忧思独伤心。

相信这才是阮籍后来得到无数后人景仰的原因，真正的士人，仰慕的绝不是他天马行空的生活，放荡不羁的外表，更有他心灵的矛盾挣扎，壮志难酬的悲伤。尤其是对于后来所有曾经拥有雄心壮志，却不得不经历理想幻灭的中国人来说，阮籍，仿佛是历史长夜投下的重重倒影，让无数的后来人感叹命运的相似，深深的顾影自叹。

二 放浪形骸

尘烟四起，沙砾遍布。这里，没有亭榭阁宇，没有蝶舞花艳。有的只是茅屋前庭，鸡犬相斗。晨则耕，午则憩，夜则眠。神秘的天地自然彻彻底底向世人敞开了胸怀，苦闷的人儿恣意地在其中挥斥着他们满腔的愤懑，倾吐着他们些许的无奈，此刻此地，只想扯开身上那些粗布麻衣，露出精赤的身子，在这莽莽的林海中肆意奔跑、长啸。

所以，就有了魏晋人的一大生活特征——放浪形骸。

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是一个绝对的异类，甚至可以说，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们，没有哪一个朝代，像魏晋的知识分子一样“没正

形”。后世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们，也纷纷把魏晋知识分子的放浪形骸，当成一种生活的向往，尤其是生活在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，更向往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。明朝画家徐文长就曾在自己的诗歌中，表达了对魏晋生活的向往，在他的眼里，魏晋是一个自由开放，知识分子可以无拘无束施展理想的美好时代。晚明思想家李卓吾，也曾在自己的文集中，表达了生不逢时，恨自己没有生活在魏晋的感叹，对于一辈子和封建礼教斗争的他来说，儒家礼教崩溃的魏晋，才是他应该投奔的美好生活。但是，后人的这些赞誉，其实更多地流于魏晋生活的表面，魏晋在某些方面，确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，比如礼法、道德方面的框架，可谓少之又少，但是许多向往魏晋的后人们，很显然是“光看到贼吃肉，没看到贼挨打”。他们只看到了魏晋知识分子的海阔天空，恣意行乐，却被这一切遮住了眼睛，在魏晋士人无限自由的背后，更深藏着无限的愁苦与悲伤。

魏晋的开端，是曹魏时代，从曹魏时代一直到司马昭专权，这非但不是个崇尚自由的时代，相反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黑暗时期。这时期的主要特点，一是对言论的扼杀，一句不合时宜的言论，就有可能遭到陷害；二是对世家大族知识分子的打压，就算你不犯错误，也会被扣上种种罪名。在那个年代里，老实巴交的人，有可能会招祸，率意天真的人，同样可能会招祸。以竹林七贤为例，其中著名的嵇康，就是因为行为的傲慢，得罪了当时的权贵钟会，以至于最后招来杀身之祸。这样一个对知识阶层高度恐怖的黑暗时代，远远不是许多后人心中想象的那一般美好。

魏晋的动荡，让世人惶惶不可终日，他们有太多抱负和理想想要实现，可世态的纷乱和集团的倾轧，世人在不放弃品格和原则的坚持下，能做的仅仅是思考如何避祸保身。还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？他们只是祈求在乌云笼罩下的世界里，哪怕是仅有的一刻时间里，那云霄深处的光亮能够从密布的乌云中穿透下来，给他们照亮前行的路，好让他们去追寻那一丝丝生的希望。他们活着，或不如说他们还在坚持，始终在努力探寻生的价值。一旦顿悟，死亦何惧？权杖环伺，那虎视眈眈的礼教下，他们行走着属于

自己的路，吟诵着属于自己的诗词，他们无畏却无奈，他们只是以世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来诠释有种精神叫自由，有种精神叫浪漫，有种精神叫放浪形骸。

从表面上看，选择一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，在一个政治高压的年代里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。但俗话说得好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放浪形骸，就是危险的专制下，一种百分百安全的避难。法国著名作家罗曼·罗兰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精辟的论述：“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里，想要活下去，要么成为一个傻子，要么成为一个疯子。”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极度专制时期，装疯或者卖傻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明哲保身之术。以后来明朝朱元璋时代高度专制为例，在当时连兴胡蓝大案，全国遭屠杀的官员士子过万的大恐怖下，就有官员装疯卖傻，以求保得平安。有一个御史为了逃祸，在家中装疯，甚至当着朱元璋派来的官员的面，大口大口地吃狗屎，他的“牺牲”最终换来了朱元璋对他的赦免，毕竟任何一个残暴的统治者，在性格上都是极其自大的人，他们不会和一个疯子或者一个傻子一般见识，君主也不例外。所以从司马昭时代开始，越来越多的魏晋士人开始选择了疯子一样的行事方式，比如阮籍的醉酒，向秀的当街行为艺术，都是一种避祸的手段。阮籍在一次耍酒疯之后，深夜写下了痛苦的诗篇，里面说自己每天就是靠着酒精来维持生活，只有在酒精之中，才能真正消除长期以来心中的不安。这其实正是这时代许多魏晋知识分子的共识，为了能够获得永远的安全，魏晋的知识分子们，越来越多地选择了疯狂。

魏晋知识分子的这种疯狂，就是放浪形骸。放浪形骸在魏晋时期，成为一种风潮，很快在知识分子之间流行起来，虽然最早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安全，但是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，当知识分子们真的从放浪形骸中获得快乐和释放之后，这种最初的避祸手段，也就成了他们的最爱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，把疯狂当成一种寄托，而不仅仅是安全。因为只有在这种疯狂中，他们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。放浪形骸，从魏晋知识分子的一种行事手段，

渐渐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。

当放浪形骸的态度深入魏晋人的骨髓时，他们从思想到行为举止都力求随意自由，对于世俗常理和官场礼节是极其抵制的。《世说新语》有云，“钟士季精有才理，先不识嵇康，钟要于时贤俊者之士，俱往寻康。康方大树下锻，向子期为佐鼓排。康扬槌不辍，旁若无人，移时不交以言。钟起去，康曰：‘何所闻而来？何所见而去？’钟曰：‘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。’”意思是说，有一名士叫钟士季（钟会），有一日和朋友一起去拜访嵇康，嵇康在大树下锻铁，一直旁若无人地挥槌不止，愣是没有跟钟会说说过一句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钟会起身准备离去，这时嵇康就问，“兄台，是为了听什么而来？又是为了见什么而离开的？”钟会回道，“为了听想听的而来，见到想见到的就离开了”。嵇康与钟会一段极其简短的对话，恰恰透出此二人性格随意，为人处事力求简洁。他们并没有遵循当时的礼俗，互相先交流恭维一番，彼此交个朋友后再研讨思想言论，然后再彬彬有礼地作揖告别，说上一大通的繁文缛节。这般言谈恣意、举止洒脱的事还不止一例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还云，“王子猷居山阴，夜大雪，眠觉，开室；命酌酒，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，咏左思招隐诗。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，即便夜乘小舟就之。经宿方至，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，王曰：‘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’”大体意思是说，王子猷（王徽之）在一个下雪的夜里，突然起了雅兴，想去拜访当时正在剡地的戴安道，于是便趁着夜色驾着小船出发了。过了一宿才到剡地，可是到了戴安道门口，王子猷并没有选择进去而是当即返回了。有人就问他这是为什么。王子猷答道，“我本来就是趁着兴致而来的，这会儿兴致没了我就自然就回去了，没有必要再见戴安道了。”王子猷何许人也？提起他父亲的大名恐怕无人不晓。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五子。此人既无绝世之才，亦无丰功伟绩，在品德方面更是乏善可陈，似乎古人所追求的“三不朽”——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他一个都沾不上边儿。他的优点恐怕就是出身名门、血统高贵而已，但即使是这等看似无雄才无高德之人，尚能做到随意洒脱，可见放浪形骸之风在当时有多盛行。